

經部

明諸家說經

小學



盧抱經增補陸元輔本

經籍考 卅四本

續徑藉考 十冊為抱經堂寫本卷中藏語皆呂弓  
先生手跡也予于乙丑冬得之福州陳氏書無卷  
數莫知其全否當俟暇日考著之也

按

嘉定陸翼王先生元輔撰續徑藉考以補馬氏之遺而洗

且折誤通夜之憾以玩太史記其事于徑藉考著錄門而窮

年抄撮積數十冊未經刊定而致然元明遺籍索隱抉微

不少此書大半有陸氏案語其建備編勅案語可徵

為補馬氏而作也按任義考引陸氏語甚多而此部任款

僅寥寥數書且有因朝雍朝乾人撰述陸氏所擬見者終三

部止然且向有呂弓先生案語外後通部既無序跋目錄

且冊數亦為裝治者雜亂部分舛混莫從究其原第兩著

者



錄諸書詳于明人而宋元 國朝為畧若宋以前著述四十數  
疑為呂弓先生抄錄陸氏原書而欲補其遺漏者然抱任堂文  
集未嘗言有此著羣書拾補中補四史藝文志又以此體例不  
同其 國朝扶述紀見四庫全書提要呂弓先生時已用館  
纂扶此書載莫明名志若欲換四志而補明志尤不應及  
此矣公陸氏原書或為呂弓先生有所刪汰或為陳氏遺佚抱  
任堂抄補各書或全否否皆求先哲之遺焉聞者詳訊之也  
此書中有重葉錯簡疑原未裝訂而為陳氏所得耳  
抱任先生生平于古書校錄最詳惟前年刪陸氏原  
書 陳氏集于予頗無賴氣以原書校換亂其  
原次唯以殘缺為此當以本陸氏原書乃能以也

學方

嘉定 陸元輔 纂集



漢成帝河平三年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  
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伎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按明臣王肯堂曰漢懲秦焚書之敗大收篇籍廣開  
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由是  
外有大常大史博士之署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至成帝時頗有散亡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



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會  
向卒哀帝復使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君篇著為七  
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此焚書  
而後之一厄也光武明章好文重經術鴻生鉅儒負  
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初遷洛  
陽所載經傳二千餘輛爾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  
都之際自辟雍東觀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  
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  
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此則書之二厄也魏氏採綴遺亡藏在三閣祕書郎  
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更著新簿分經史子集

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惠懷之末京華蕩覆石渠文集靡有孑遺此則書之  
三厄也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元以勗舊簿  
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遺書  
稍流江左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  
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祕書丞王  
儉又造目錄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曰  
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  
志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書目凡一萬  
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  
書監任昉受命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



集經典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為七錄曰經典錄紀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十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此則書之四厄也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古字拙魏孝武始都洛陽借書於齊祕府稍僅充實爾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鄴頗與搜聚後周定昂書止八千後稍增至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按討異本每書一卷償絹一匹校寫既定卷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

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前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唐之克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小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而已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宣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置脩書院於著作院又於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大府戶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子史集



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此則書之五厄也。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又詔按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數此。則書之六厄也。五季之亂有國之君疆土既促。日尋干戈。而猶汲汲以按訪遺書為要務。後唐莊宗募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後漢令凡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周世宗於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又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讐刊正。是時諸國分據。皆聚典籍。而吳蜀為多。宋興之初三

館有書萬二千餘卷。平蜀又得書萬三千卷。平江南得二萬餘卷。始平荆南。終并兩浙。皆盡收其圖書。而朱載錢弼彭幹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於是羣書漸備矣。太宗時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藏書之所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寫。九年新作崇文院。成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先後上經史子集二萬七百餘卷。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



錄為崇文總目。慶歷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棄不錄者。大觀中。祕書何志同言。漢著七畧。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歷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歷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亾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撿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錄之外。別有異書。竝借傳寫。或官給札。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從之。政和中。校書孫覲言。頃因臣僚建白。訪

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詔祕書省官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從之。名曰祕書總目。宣和中。祕書省言。有詔撿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叅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叅校。滎州助教張順所進一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缺遺。乞加褒賞。詔順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祕書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此前後所進書數頗多。詔闡補承務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



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度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淳熙中。祕書少監陳騃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後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校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後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九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中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祕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蓋自紹興至嘉定。

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祕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又多闕。自是而宋且不祚矣。元立經籍所。後更為弘文院。又立興文署。以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為職。宋元遺書。賴以不廢。太祖克燕。首命大將軍收祕書監圖書典籍。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戶口版籍。既又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移都北平。命學士陳循。輦文淵閣書以從。購書之官四出。所畜甚富。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子史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來。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旨移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



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詔從之。然自是而後。閣臣既鮮。省覈典籍又多竊取。而祕府書籍。往往散逸於民間矣。嘉靖中。御史徐九臯建言。欲將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今貯經籍。凡有不備者。行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量優賞賚。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中外文僚。山林碩學。記著撰述。有裨治理者。竝令搜採。解送禮部。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祕。而又乞上於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暇時。賜召見。講讀。侍從諸臣。從容諏訪。辨析經旨。詔下禮部議。尚書夏言覈奏。仰惟皇

上尊敬祖宗。右文重道。邇者恭大皇史宬。尊藏累朝寶訓實錄。并列聖御製文集。四書五經。性理等書。及脩輯歷代全史。誠帝王希世之曠典。萬世不刊之事業也。今本官具奏前因。具見仰贊聖謨。廣敷文治之意。合候命下。移文翰林院。查祕閣所貯書籍。有無缺遺。不備之書。備開書目。行本部通行兩京及天下。撫按衙門。轉行提學官員。用心搜訪。凡藝文志所載。歷代遺書。及本朝名臣碩儒所著文集。凡有補於世教。足成一家之言者。一體收採。藏貯。及奏請召見侍從諸臣。亦是仰承皇上緝熙聖學。延見講官。以備顧問之意。尋得旨。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苟



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為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  
召見。亦虛應也。都罷。是時上漸廢朝講矣。而請不時  
召見文學之臣。為忤旨。故并求遺書。亦報罷。然不遣  
博雅專使。而徒行提學官員。真虛應耳。夫以我朝之  
盛。崇儒右文。超軼前代。而購書之詔。希濶無聞。東閣  
之藏。蕩析殆盡。將使萬世之下。有遺議焉。恐不可以  
為迂闊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宥堂所述累代藏  
書卷帙多少。及所以聚散之由。甚具。其所記書之六  
厄。本隋牛弘之言。五厄。但弘上數秦灰。而下不逮唐  
之祿山黃巢。為不同耳。以五季享國之促。有土之偏。  
而有購求遺書之君。以有明全盛。而藏書散軼。購遺

之詔無聞。此有識之士所深嘆也。愚又竊意購書  
之功。莫大於漢。而校書之精。莫過於劉向父子。漢所  
購先王六藝。秦所燔焚。壁藏口授。不至遂泯者。幾希。  
向歆所校。諸經師所傳習。博士之所爭辨。立於學官。  
傳之至今。微則先王之遺文。或幾乎熄。後世非有滅  
籍之禍。挾書之律。特以兵火之後。延閣祕室之書。流  
傳人間耳。且夫獻書者。可以得金得官。而偽撰者。比  
比然也。苟非明理博識之士。從而辨之。則所謂數十  
萬卷之多。其中豈無可棄而反錄。可錄而反棄者。又  
如士大夫好書。苟非其求之甚專。聚之甚力。則其致  
之也必鮮。國家非專使訪求。而以文書通行外吏。虛



應故事則民間孰肯以書來獻者。昔魏王珪問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善哉！言乎人主而好書，庶幾於求多聞、學古訓之謂也。求之專，聚之力，充於天祿石渠之藏，使文學侍從之士討論講習其間，以備燕閒之顧問，而輔聖學之緝熙，豈可以為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哉？

宋神宗時，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皆龍圖、天章三館祕

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放、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哀病乞闕，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詳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



星書業筆札餐錢  
之恰當時有其最而  
區心元未以清

按通鑑一書其編緝之也。至於十九年之久。而其開局選官。所同事則又光所自擇。書籍則借之三館。筆札則給自上方。雖補外亦以書局自隨。祿秩如故。此從來所未嘗有者。使當時程期有限。則不能從容暇豫。以致其精詳。而官屬未備。一人之精力。容有未及。借書人間。萬不逮祕府之備。書當幾易藁。而後成。而筆札之費。或不給。官有遷轉。便離書局。常俸之外。別無餐錢。則豈能挾摛幽隱。計較毫釐。上下千餘年間。經緯燦然若是也。若明成祖之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郡縣學亦庶幾於漢之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功矣。然

其采摭去取。不能免於繁冗遺漏。由其急於告成。其間未能精審。宣德間章邱廣文朱應吉言其

中去取未當。請下其議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兼采衆說。一斷以理。事不果行。至今有遺憾焉。載考永樂大典一書。成祖命儒臣彙粹秘閣書籍。分韻采入。以備檢考。供事編輯者三千餘人。為卷凡三萬有奇。書成貯之文樓。蓋因學士解縉之請也。明世宗又甚愛此書。常以一二帙置几案。三殿火。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凡三四傳旨。得不燬。其後又諭大學士徐階。選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史館重錄一部。以備不虞。而命高拱張居正瞿景淳等校之。論



者謂以有明全盛之物力刊本傳世。非所不逮。而未  
之議及。今其書在內閣書庫。當未散佚。愚以為此亦  
一代之鉅觀也。宜選國子監生多錄副本。儒臣校對  
散置他所。如禮部翰林國子監等衙門各貯一部。庶  
幾可永其傳。使好古之士亦有所考焉。

邱濬曰。按牛弘謂經籍自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  
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篡。竝從灰燼二厄  
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  
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  
厄也。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若  
發詔購賞。則異典必致。文帝使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

往往間出。竊以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宋有女  
真蒙古之亂。其為厄。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萬事萬物。  
禍亂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所  
謂書籍者。一失則不可復。雖復之。亦非其真與全矣。是  
以古先聖王。莫不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損失也。雖以  
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矧重熙累洽之世。  
好文願治之主哉。  
又曰。嘗謂天下之物。雖世外之奇寶。既失之。皆可復得。  
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  
可一日無焉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中行矣。  
其所關繫。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



不能有所收儲所賴石渠延閣之中儲積之多收藏之  
密扃鑰之固藏貯者有掌固之官缺畧者有繕寫之吏  
損壞者有脩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  
浥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  
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內者未聞有所稽攷在  
外者未聞有所購求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  
係非止一代一時之事而已也

又因宋朝以文為國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  
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  
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  
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祕閣之災而

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  
殿一置太清樓一置閱閣其寓意深矣我朝不設館閣  
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  
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  
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太學所有經籍及板本  
之屬

又曰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祕書郎職掌收貯葺理  
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本朝不設館閣併其職於  
翰林院夫無專官則無專任若於典籍之外其脩撰編  
脩檢討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  
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



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

于慎行曰：漢唐宋開國之初，皆嘗博求遺書，故其時內府之藏盡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朝則不及遠矣。永樂中亦嘗遣使四購，不知所得幾何。乃今祕密之藏不及士人積書之半。天祿石渠之奧，與空虛等。此亦一大缺典也。南昌張直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業已允行，久之竟無應者。政之因恬亦已極矣。都下所當積書者有五：其一內府監局當儲其全，以備御覽；其一內閣祕書當儲其全，以備顧問；其一翰林院庫當儲其全，以備考訂；其一兩京太學當儲其全，以備頒行；其一禮部庫房當儲其全，以備參核。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無之，徒使坊肆譌刻，日滋月盛，毀瓦畫墁，寢失舊本，其去秦火之災一間耳。

又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真伽之言，將斂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為杭州推官申屠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又曰：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亡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藝，善書工畫。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

國政憂勤萬幾。即耽精文藝。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龍之士爭長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爾。

又曰歐陽脩游隨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賸。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官。固侯鯖之一味也。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

忘其為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榻書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為文者。如榻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為。不然。即積案盈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為用矣。



華亭陸深子淵曰。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

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歷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七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是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

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如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日新。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於外矣。爲之浩歎。因記歷代故實於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



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

寫既定。本即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庫。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脩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

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

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為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捐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



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如崇獎給還。於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頤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高宗渡江。獻書所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

之。乃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鋹遂造偽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易  
以卜筮傳若醫藥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黃帝  
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何書耶

經籍續考

洪武元年四月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  
資閱覽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  
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  
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觀孔子之言如節  
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真萬世法  
也十五年十一月命諭禮部命諸儒考補國子監舊  
藏書板缺壞工部督匠修治二十一年上嘗好觀說  
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縉上言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  
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習壞人心術韻府出



元之陰氏鄙猥蕪襍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簡閱願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禮之言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命令六經殘缺而禮記出於漢儒駉駘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以承唐虞以惠萬世永樂四年四月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詞臣間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缺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缺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明閱嘗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

籍之利寧有窮也 洪熙元年三月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朕未嘗敢忽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上親製序

成化九年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謝鐸上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十八年八月司設太監杜福友傳上旨着國子監生湯祭軍舍孫智前去常州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段銓家小取要截江網古書

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  
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巡撫江南尚書王恕上疏曰帝  
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隱而未用多聞博記將  
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者自兼治教之責而爲億  
兆之主故其學不存乎博在乎知要夫經各有其要能  
知其要則足以盡博矣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  
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不知其有幾也其  
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自是出家人之事皆  
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  
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民而爲斯道之害尤  
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發明三綱五常之道

脩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天地間有不可一日  
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說紛紛簡編浩繁亦豈帝王所能  
遍觀而盡讀之今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晷不  
遑暇食若復博覽群集玩索章句不無有勞宸衷非所  
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  
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  
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一二策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  
心資助化理何必遍求諸家之書觀之乎不報

弘治五年二月大學士邱濬言經籍圖書載萬年百世  
之事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太祖於未登寶位之先卽求  
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一時儲積不減前代永樂中嘗



遣修撰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書籍各取一部  
北上餘悉封識如故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歷年既久  
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勅閣臣委學士以下  
官一一比較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仍以木刻  
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永遠存照仍  
勅南京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內府書籍有  
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湊補又請  
於文淵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  
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度於上  
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外衙  
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度

之下層每歲曝書先期奏請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員  
曬查查算事畢封識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所稽考  
者必須請旨不許擅自開取上嘉納之  
正德時內閣藏書甚多然歲久不無殘缺十年冬大學  
士題請令中書舍人胡熙典籍劉偉與原管主事李繼  
先查對校理由是其書爲繼先等所盜亡失愈多矣  
嘉靖五年時福建建陽書坊刊刻寢盛字多訛謬學者  
病之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銑請專設儒官核勘  
經籍禮部覆請上令毋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  
往尋遣侍讀汪佃行詔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七年十一月初錦衣衛千戶沈麟奏請命官校勘歷代

史書刊布天下上嘉其志下禮部議至是尚書方獻夫等言史書多殘缺翻刻而後可垂之久遠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爲工多蓄於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之梓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姑已之第令南京禮工二部將南京國子監所存留板用心翻刻修補以便傳布十一年七月重校刻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彥等請校刻史書上命將監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十五年禮部覆御史徐九臯奏請博採歷代遺書及皇

明名儒著述儲之中秘因請於萬幾之暇召見講讀侍從諸臣諮論經史上曰書籍充棟學者莫知所用心亦虛名耳苟以經書所載者躬修歷踐致治有餘何以多爲且此心不養以正卽召見無益也其已之二十四年正月史館進所重錄諸書先是上命錄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至是俱完奏聞進覽賞賚總裁等官有差



易翼述信十二卷

皇朝天津王又樸介山著自序曰余初讀周易本義於卦變圖說後云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又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時方幼稚卽疑之以爲千聖一心柰何易有歧旨乎及讀乾卦之象元亨利貞夫子以爲四德者而朱子則謂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旣訓元爲大而又謂利貞爲戒占者利在正固以此爲文王之本意則疑又更甚夫孔子周人也去文王數百歲而近何以其說非文王之說而朱子遠隔二千餘年未嘗別得義文指授何以反能知其爲文王之本意而特揭而著之也第所學

未克不能確有定解。遂廢而不敢再讀。至乾隆丁巳歲。余年已五十七歲。始又取而尋味之。覺卦爻各詞。非象象傳實有不能明者。是孔子之說。卽文王周公之說。并非孔子自爲一易矣。若說易而不歸諸孔子。則人各異見。論各異詞。何所折衷而得其是。況孔子贊易而世目之爲十翼者。乃謂爲非三聖人之本意。夫旣非其本意矣。而又謂爲翼。則所翼者何等也。今余年且七十。稿凡四易。雖未必其果當。而惟篤信孔子之言。實所以發明三聖人之意。而務求其相合者。然究亦未嘗不合也。於是名之曰易翼述。信云。或曰易變易也。不可爲典要。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何其拘也。然變易

之中實有其不易者存。余亦先求其所以不易者。而後自得其變易者。不亦可乎。乾隆十五年

前有陳祖范高晉二序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明閩漳何楷予子著原引曰古文詩作誦心有所之形而爲言斯其義也。大師采之別其美惡以資教化棄取之間官實爲政故變文施寺。寺者法度之廷也。或曰寺之爲言侍也。取其可以侍御于君也。上古質朴靡得而稱肇舜命夔詩名方顯迨乎孔子之世古詩存者三千餘篇於是去其繁複錄其止于禮義。塵得十之一。著以爲經猗歟偉矣。及門之士能言詩者惟商賜二賢嘗蒙許可。其後孟子說詩獨精。秦燔滅文章而詩以播在諷誦。獲全。漢興有魯齊燕三家之學皆列學官。魯最先顯。齊最先。魯詩出於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齊

燕不知所從受而韓氏之學乃自謂其詩不如易深孟  
堅揚抗三家獨許魯爲近之最後毛公詩出稱得傳于  
子夏不與三家同以授毛萇然其本亦出荀卿云傳至  
衛敬仲有序行世鄭康成氏遵暢毛旨特爲之箋又申  
明毛義以難三家三家遂廢矣鄭又著有詩譜自後言  
詩者不越毛鄭爲宗至宋諸儒間用己意有所發明而  
朱子集傳多不取小序及二氏之說其書簡徑易曉讀  
者便之於是古學益微近世又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  
貢傳者意覬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楷家  
世受詩先君每舉孟子論世一法以爲詩學要領謂不  
能論其世以知其人則不能知其詩之從何而作不能

知其詩之從何而作則所以說之者皆嚙語耳又引文  
中子聖人述史三焉之說謂書詩春秋原相首尾詩卽  
史也小子受而識之不自揣量旁稽力索積以歲月始  
成詩經世本古義一書每篇各爲小引以識其世具有  
依據亦多舊所未發非敢求多前賢聊以仰承先志云  
爾若夫權訓詁則鄭孔之功決不可誣課進脩則朱子  
之言深得其要尊聞行知願與誦詩者共勗諸  
其屬引首曰美哉周易之有序卦也越數千年卷帙粲  
然序卦之烈也予旣論次詩世著之小引以爲定本昇  
時陵谷遷貿倘繆厥傳不其悖而爰倣序卦作屬引一  
篇其辭曰維予宅閩漳之浦厥有名山謚曰九侯胤于



少康從會稽來游。余論其世。以誦其詩。爰有公劉始遷于豳。居其高丘。詩表殊尤。曰篤不忘。是三百五篇之權輿。而敕臯。僕汭之箕裘也。末曰。刪詩將終矣。乃及敬王代。孔子生斯時。知命懷惓惓。伏泉古下。都非天子所詣。荀躒雖納王。徘徊功亦細。特錄下泉詩。以表王靈替。棄置不復續。世衰無足系。因之作春秋。獲麟而掩袂。孟子歎詩亡。學者須論世。四始其一端。陋彼推五際。維予生也晚。樂道竊有志。次第詩篇章。竊取大賢義。託始于少康。屬望中興意。况復篤公劉。亦言遷都事。在昔遷日。滌在今遷日。賴東遷已卑陋。矧比東遷。媿抑余殿下泉。別又有取爾。晉韓皆武穆。何從韓受氏。荀伯晉之臣。余

祖晉兄弟。今幸遇明主。達政乃可仕。自公退食暇。編靡不輟晷。九侯山前。余所居。元孫末裔。余所起。論世皆少康。序篇下泉止。聖人立教。不忘先。魯商有頌意。如此千載而下。有知詩經世本古義。為承學一家之言者。余心亦快矣。

文昭案是書卷凡二十八。與經宿配。始角終軫。以公劉為首章。而訖於下泉。每詩各有小引。又有原引一篇。為卷首。屬引一篇。為卷後。下泉小引云。曹人美。晉荀躒。納周敬王也。故屬引云云。近人將每卷首小引。聚為一處。而仍用世間通行之次第。以關雎為首。殷武為末。非何氏著書之本意矣。屬引詞類秦漢。今但

錄其首尾以見其槩自序并曹勳序見經義考不復錄

美

詩經拾遺十六卷

皇朝桐城葉酉書山著自序曰毛詩自鄭孔箋疏之後說者無慮數十家及朱子作集傳於溫柔敦厚之教已闡發無餘蘊矣尚有遺之可拾乎蓋詩有作詩者之意有聖人編詩之意作詩者之意風不過善者美而惡者刺卽雅頌諸什亦義係乎一王一事而止若聖人編詩之意則上下數百年世運之盛衰王道之興壞以及有周一代創垂之始終大畧胥於是乎見焉故詩人作詩之意可以字句求而聖人編詩之意則每於無字句處若故發難端以示人俾得致其思於先後參錯之際是固毛鄭之所未及詳竝程朱之所置弗道者此拾遺之



所爲作也。愚嘗謂五經惟詩與春秋義最相近。而兩經之淆亂難解。夫人而知。似顧春秋之淆亂難解。夫人而知其難解也。詩之淆亂難解。則知之者鮮。蓋就詩論詩。非有甚深難解之義也。遂習而不察。以爲予旣解之矣。於是乎聖人編詩之意。反爲詩之所蒙。雖碩學大儒。皆茫然而莫得其端緒之所在。余於春秋旣頗得其端緒。而筆之於書矣。是書之作。亦欲爲學者指其端緒。而以發明聖人編詩之意。爲兢兢焉。蓋聖人之編詩也。有正編。有餘編。有附編。而其意之不可以字句求者。則惟在於正編。其餘編附編。特各有所取。而不忍其沒焉者耳。學者誠能辨其熟爲餘編。熟爲附編。而專以正編

求聖人之意。則聖人之意固直白顯著。而無不可解矣。然使非沈潛反覆。取其篇次之相比者。而區劃之。爲一尋其齟齬之迹。而得其支節之所聯屬。與其脈絡之所灌輸。雖欲辨其熟爲餘編。熟爲附編。昭昭然如黑白之不爽也。豈可得哉。噫。此聖人編詩之意。所以無不可解。而卒莫之能解也。相城葉酉序。

春秋究遺十六卷

皇朝桐城葉酉書山著自序曰余遊於望溪先生有門  
矣雍正八九年間嘗舉春秋疑義數期質之先生先生  
爲一一剖析以相示自是每見輒得聞所未聞今世所  
行先生通論直解二書大半皆予向所得之口授者也  
碌碌詞垣端居多暇誠不自揆竊念是經晦塞已久掃  
除廓清之功安知不在今日于是尋繹舊聞參以管見  
支疏節解不敢憚勞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冬因循荏苒  
閱十餘寒暑而後成書雖未必盡當聖意而就經釋經  
一切傳會穿鑿之說或不至爲所牽引昔昌黎韓氏嘗  
以抱遺經而究終始稱玉川子且謂其東三傳於高閣



余固惟經是信者故今以究遺名吾書焉蓋聖人之作  
春秋也文成數萬而義炳日星此四字本程子然文同  
而意異愚意謂筆削之  
故其持之也嚴其於盛衰升降之所由所窺者微故其  
指之也切稱乎事而裁之以義故其義恆隨時而不拘  
取其義而綴之於文故其文每比類以相錯通史例以  
適變發疑端而見情故有文立於此而起義在彼者如  
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某某伐秦之要皆本撥亂返治  
類杜氏序亦有此語然與鄙見不同  
之心以垂教于天下萬世知我者惟是罪我者亦惟是  
其不知而以爲罪者聖人之心衆人固不識也余反覆  
經文其所得於春秋者如此雖事實不得不攷諸傳然

往往據經以難傳必不泥傳以解經卽謂東之高閣可  
也惜未及就正於吾師爾桐城葉酉序  
前有總說有比例比例者定例外有變例有特文有  
異文有隱文云

尚書古文疏證八卷

皇朝山陽閻若璩百詩撰一言兩漢書載古文篇數與今異二言古文亡於西晉亂故無以證晚出之偽三言鄭康成註古文篇名與今異四言古文書題卷數篇次當如此五言古文武成見劉歆三統歷者今異六言古文伊訓見三統歷及鄭註者今遺七言晚出泰誓獨遺墨子所引三語爲破綻八言左傳載夏日食之禮今誤作季秋九言左傳德乃降之語今誤入大禹謨十言論語孝乎惟孝爲句今誤點斷十一言孟子引書語今誤入兩處十二言墨子引書語今妄改釋十三言左傳引夏訓語今彊入五子之歌十四言孟子引今文與今合



引古文與今不合十五言左傳國語引逸書皆今有十  
六言禮記引逸書皆今有且誤析一篇為二十七言安  
國古文學源流真偽十八言趙歧不曾見古文十九言  
安國註論語與今書傳異二十言古文孝經以證書二  
十一言古文禮經以證書二十二言書傳用毛詩傳二  
十三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二十四言史記多  
古文說今異二十五言說文皆古文今異二十六言晚  
出武成泰誓仍存改元觀兵舊說二十七言君陳以爾  
有嘉謀嘉猷等語作成王誤二十八言太甲不得稽首  
于伊尹為誤倣洛誥闕二十九言后稷不得稱先王畢  
公不得輔四世為誤會國語闕三十言有虞世不得有

泰誓或  
大禹謨句有本第三  
十五言襲用論語孝經  
三十六言襲用周易尚書  
毛詩三十七言襲用周  
禮二記大戴禮三十八言  
龍衣用左傳國語三十九  
言襲用爾雅四十言襲  
用孟子荀子四十一言  
龍衣用老子文子列

干舞為誤本韓子淮南子闕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純出荀子所引道經三十二言古書如此類者頗  
多三十三言大禹謨句句有本自此至四  
十一俱闕三十四言列  
子莊子四十二至四十八目併四十九言兩以追書為  
實稱五十言兩以錯解為實事五十一言兩以孟子引  
書叙事為議論五十二言以管子引泰誓史臣辭為武  
王自語五十三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書法  
五十四言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繫以時非史例五十  
五言偽泰誓明兩載漢志今仍與之同五十六言爾雅  
解鬱陶為喜今誤認作憂五十七言大禹謨讓皋陶不  
合堯典讓稷契五十八言晚出書增帝曰竄僉曰不合

唐虞世大公五十九言重華文命與放勳皆帝王號。僞作者不知六十言僞作者依書序撰太甲事不合孟子六十一言伊尹稱字于太甲爲誤。倣緇衣亦兼爲序誤。六十二言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不合周禮。六十三言泰誓有族誅之刑爲誤。本荀子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語爲出魏晉間。六十五言今堯典舜典本一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斷。六十六言今臯陶謨益稷本一別有棄稷篇見揚子。六十七言考定武成未合左傳數紂罪告諸侯之辭。六十八言古文畢命見統三歷以與已不合。遺末句六十九言安國傳就經下爲之。漢武時無此七十言安國傳不甚通官制。七十一言穎達疏

最下證以武成七十二言白居易補湯征書久可亂真。七十三言五子之歌不類夏代詩。七十四言古人以韻成文。大禹謨泰誓不識。七十五言旅獒馬鄭讀獒曰豪。今仍本字。七十六言論語譬喻之辭。今悉改而正言。七十七言史記有夏書曰。今忘採用。七十八言說文有虞書商書周書等曰。今忘採用。七十九言左傳引夏書作釋辭。大禹謨不當爾。八十言左傳引蔡仲之命追叙其事。今不必爾。八十一言以歷法推仲康日食。胤征都不合。八十二言以歷法推堯典。蔡傳猶未精。八十三言以歷法推古文畢命。六月朏正合。八十四言以歷法推成湯三月丙寅日正合。八十五言武城認商郊牧野爲二



地八十六言泰誓上武成皆認孟津爲在河之南八十  
七言漢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國傳突有八十八言濟瀆  
枯而復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有八十九言安國傳  
三江入震澤之非九十言安國傳華山之陽解非是九  
十一言安國傳梁岐在雍州解仍是九十二言蔡傳灘  
沮二水解不屬兗州九十三言蔡傳不諳本朝輿地九  
十四言禹貢甸服里數所至九十五言史記滎陽下引  
河爲禹貢後九十六言晉省穀城入河南安國傳已然  
九十七言商祀周年亦可互稱不必盡如爾雅九十八  
言泰誓聲紂之罪詬厲已甚必非聖人語九十九言書  
之隱見亦有時運古文盛行已久後當廢一百言安國

同命傳誤合周禮大馭大僕爲官本漢表應劭注一百  
一言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王肅金滕辟字解  
一百二闕一百三言大禹謨於四海困窮上插入他語  
似舜誤會堯之言一百四言太康失國時母已不存五  
人御母以從乃妄語一百五言百篇小序伏生所未見  
然實出周秦之間一百六言晚出古文與真古文互異  
處猶見於釋文孔疏一百七言安國大序謂科斗書廢  
已久本許慎說文序一百八一百九一百十闕一百十  
一言東漢時真古文可以正今文之脫誤一百十二言  
僞孔傳以洛書數有九禹因之以成九類之說非一百  
十三言疑古文自吳才老始一百十四言朱子於古文

猶爲調停之說一百十五言馬公驩信及古文可疑一百十六言郝氏敬始暢發古文之僞一百十七言鄭氏瓊疑古文二條一百十八言王克耘疑古文三條一百十九言梅氏鷺尚書譜有未采者錄于篇一百二十言與石華峙論東漢時今文與逸篇或離或合一百二十一言姚際恒攻僞古文有勝余數條載于篇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七俱闕一百二十八言安國從祀未可廢因及漢諸儒附朱子古文書疑

周禮

宋東萊呂祖謙序曰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太古成於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昏虐人類且盡惟皇上帝哀我民無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罔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庠沿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爲父祖子孫相治者爲君臣民物相合者爲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爲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保惠以有其躬以至於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立元初規兆槩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



加以至於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粵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沿而增。賁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謨。維見可觀。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縟。忠質相病。未有殫極。及於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體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是纂四代之彌文。爲萬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晝必。熒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卽位之七年。太師兼冢宰。臣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

年。始具經禮。勒爲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旣大備。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述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業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濘筥萃。不足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脩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祓禳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土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咸覲。迺若厥中。則罔攸覲。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

弗克胥正以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來世。茲實上帝  
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啓我後人  
而底於大成也。聖人抽關發鑰。遐邇是訓。亦瞭然著矣。  
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  
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  
然弗脩。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詁句讀。是究  
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勵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  
以訂於前。

德序任

千次書目有任籍六母不知其人

周禮述註二十四卷

皇朝安溪李光坡

著自序曰坡昔者年及壯始治

周禮。患其難讀。因求解於今人之所爲注者。亦復惘然。  
後受註疏以卒業。畧知詁釋。而宏綱微言。則元元先後。  
是正丙寅春。使類所聞。以爲編。曰九服寧順。今

天

子大聖。韓公所謂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曠典。此爲  
時矣。吾等宜有素業。於是本述註疏。攷索儒先。以相發  
明。更以愚見。次其先後。脩成周禮述註若干卷。可繕寫  
嗚呼。唐虞之書。根柢數語。夏商之禮。荒畧無徵。然明物  
察倫。所因所革。聖聖相授。遠有淵原。則求觀二帝三王  
所以反本脩教之道者。舍是書何適乎。傳其心者。雖存



乎人酌其通者雖存乎變而其正大之情周密之義如身焉其血氣之順逆至於一毛之拔皆關於心如治室焉數計之書錄之細大幽顯皆經於意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雖百世而見之也若揭焉乃衆說紛羅或疑信相參肆其舐排以爲非聖之書或借其大意敷陳上下如射策之文或分割諸官隸屬顛倒求其切實訓詁開解支條自信於心示信於人者蓋鮮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有廢興而無存亡若禮樂制度一不講學則湮失無餘矣夫子惓惓於斯文之興喪朱子晚於三禮之文尤加意者誠以六經之書言道者所以崇其知言禮者所以卑其行知崇禮卑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二者都不可偏廢故斷簡殘編依遲顧惜先聖後聖之心遠矣其爲道存也然則緣其文求其義去其師心是非如前所云者而原本先聖所以顧惜之意固不必卑視訓詁妄指康成爲支離已爲方圓者稟規矩帆江海者由通津高下異量要於屬厭區區鄙鈍豈敢自內僭踰之臯顧奉承師言庶幾異日就正君子存一得於千慮抑亦小人心哉康熙甲申十有一月既朔三日李光坡序

又凡例云一諸儒綴取五官近似以補冬官竄無理試問司徒鄉師之匠師儀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觀禮之嗇夫何代之官當繫何所 一依朱子註例但解本文

者居先總論者居後不分別世代爲次一或時集串  
註疏并愚見者卽不復識別

授經圖二十卷

此本乃溫陵黃虞稷訂正梓行

明宗正朱睦㮮灌甫著自序曰余觀崇文總目有授經  
圖不著作者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  
亡矣及閱章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間有訛舛余因考  
之蓋自東漢而下諸儒授受尠有的派云其經義或私  
淑或自治或受之國學俱繫之爲某受爲某傳可乎余  
於是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嘗請業及家學者各爲之  
圖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咨考舊圖俱無傳圖  
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使覽者不知其爲  
何如人也余旣爲圖復摭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  
裨世教者皆略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附之



釐爲四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萬曆元年

子勤羹跋曰授經圖二十卷乃家君所著藏之笥中久矣癸酉秋羹於講習之暇請付諸梓因叙其大略云粵考易自田何而下其說大義略同至京房爲異書自孔安國傳者爲古文之學伏生傳者爲今文之學詩則有毛韓齊魯四家春秋有左氏公穀三傳三禮得二戴劉歆纂次始大明於世其相傳之詳咸具圖傳中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至東京則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稍衰矣故是編所載多詳於前漢舊圖頗有訛誤闕略家君

俱爲正之補之研精殫思亦有年矣其所錄經解雖或未盡其書而古今善言經者思過半矣

秀水朱彝尊序曰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爲章程宜也不知絕續之際漢儒爲難當日秦書旣焚往聖遺言漸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間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攷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予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旨哉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于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

爲詆訶所自起。豈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概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湖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背于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夾漈之言。過矣。授經諸圖。見于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採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繼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犁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未經鏤版。黃徵君俞邵向藏寫本。龔主事衡圃。高舍人澹人。刻之白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于六經。而爲功于漢儒者。三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

夫。

溫陵黃虞稷序曰。粵自經籍之傳。聖言弘廣。後世未易窺測。言之者人殊其義。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學。費直晚出。其說盛行于今。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爲今文。孔安國爲古文。詩則有齊魯韓毛四家之異。三禮則二戴之大小記。高堂生之儀禮。劉歆之周官。春秋則公羊之嚴氏顏氏。穀梁之瑕丘江公。左氏之賈護。劉歆各以其家法教授。緣及東京。相仍未改。班范二書之儒林傳。與散見于諸列傳者。可攷也。宋崇文總目有圖三卷。錄存而書亡。明萬曆初中。尉西亭本其旨。因章俊卿山堂考索圖。更爲細訂。每經之著首。凡例數則。其次爲授經



之圖。又其次爲諸儒之行履。有關經術者。節爲傳。末則附其所著。而下及于魏晉以來傳註之目。俾後人按籍以求。瞭若掌錄。誠有功經學之書也。惜其所載傳註。時有缺誤。而類例亦未盡善。如古本之易。上下經十翼。各自爲書。王弼本始以彖象文言繫各着辭之下。書則伏生口授之二十九篇。先興于齊魯之間。古文後出于孔壁。先儒多疑之者。西亭舊本。先後不無參錯。予與龔子衡圃。重爲釐正。易則以復古爲先。書則以今文爲首。其他經傳之缺軼者。復取歷代史藝文志。及通志通考所載。咸爲補入。而近代傳註可存者。亦間錄焉。視西亭所輯。庶幾少備矣乎。然是編也。于漢儒略具矣。而有宋諸

儒之著述。如藍田上蔡洛陽延平。則程門之嫡嗣也。金華新安。則伊洛之孫曾也。逮婺源朱子出。而五經之學益明。雙湖雲峰之于易。慶元輔氏之于詩。九峰蔡氏之于書。勉齋信齋之于禮。清江張氏之于春秋。與夫元明以後諸儒。闡明羽翼。亦等于漢儒之家法。而義理過之。其源流派別。未有序。而圖之者。苟得續是編以傳。其爲裨益經學。不更大乎。世多留意正學之士。予且有厚望矣。

韻雅五卷

皇朝吳郡施何牧纂輯序曰。韻雅何為乎。曰志崇雅也。崇雅奈何。曰凡字散見於六經三傳諸史子集離騷樂府古詩賦歌謠者。皆典。典即雅矣。舍是弗尚也。崇者尚也。志者矢諸已不敢必之人人也。本將奚自而定。曰唐韻而韻亡矣。又安得所為定本而折衷諸沈韻非經耶。其書具在。曷言乎無折衷。曰經為不易之典常。若茲者。典常云乎哉。掘地得碣。說詞也。然則不嫌於臆乎。曰非敢然也。因世本以酌損之而已。譬彼糠粃。簸之揚之。譬彼瓦礫沙之汰之。無容心也。有損必有益。所益之字焉。憑。曰間有之。亦憑諸典爾。又音複註。無瑣瑣與。曰區又



音所以顯正音。二音釐然，義不溷淆，而字迺識韻。迺正韻者，詩之範，字者又韻之權輿也。藁脫命門人錄而藏之，篋衍一山氏識。又曰：纂述輯集也。會粹羣書不敢發凡，聊列數條如左。大方圈存部也。小圓圈標切也。切宗廣韻尊唐也。參他韻字不一音也。訓無專家擇惟所宜也。雜引博其趣也。不次叙隨訓也。某同某通，或作亦作，互可發明也。俗作非之也。本某字古某字，釋疑也。註見某韻，正音在後也。義同某韻，正音在前也。見某字註省重也。人名略之繁縟也。地名略之代不相襲也。通不載古無通也。叶不載古無叶音也。轉註不載通而復轉放也。放不可部也。列目次明上去分并之舛也。

後有雜論十五則，今錄二則於此。其言母不可定，曰：或問反切一定乎？無定乎？予應之曰：反以母子互換而得切，以音韻相摩而得一定也。雖然，下字可定，上字不可定。曷言乎不可定？母不可定也。如華嚴字母四十二也。釋氏以為觀音舊母三十，溫首座增其六，神珙因之。而宣城直圖則刪知徹澄孃為三十二，是母之可多可寡異同若此。又如一母也，而有幫滂精清之相近，一母幾二母矣。假使南北之人讀之二母幾四母矣。由斯以推，母何由定？是故考諸典籍所載反切類多不同。一若此是彼非，昔訛今正，師承不一，攻習多門。即起孫炎於此日，恐不能勝好異者之口。

反音始于魏  
祕書孫炎

其言先非下

平曰韻以一先十五部爲下平。不察者或竟疑爲下平字。非也。下平字見馬氏等韻。其書於四聲外。復轉一聲以配五行。名曰全聲。其第五字乃下平字。如通補痛突。突同之屬。是雖無關於詩。而下平字之由來。實在四聲之末。十五部之下平。直平聲之下卷耳。末附識餘補採摭所未備者。

駢雅七卷

明豫章朱謀瑋鬱儀著。其子跋曰。家公天性簡靜。以不試故。益潛精于學。凡經緯圖史。支流群藝。靡不探核其奧。嘗說易說六書。通歷算。皆研幾索隱。鈎深致遠。神聖無所遁其情矣。暇日又攬古駢偶。合并之言。近於典麗者。依爾雅而作駢雅。珠纍璧峙。裒然乎稱異書焉。銀學詩賦于一家。公恒苦聞見弗博。旣奉駢雅。遂得肆觀。夫要妙幽竒。文之若登玄圃。臨崑侖。熊熊魂魂。駭心奪目。銀敢自私。以諱我一家公之寶哉。遂梓以傳。公著有周易象學。五經稽復古今通曆。字統弘雅。皇典肇央。海語玄覽。物識恠史。南昌耆舊傳。四百餘卷。以貧不能遽刻。



尚候侯他日云萬曆十五年丁亥歲五五日男輔國中尉  
統銀敬書

彙雅前編二十卷

明古循張萱孟竒著題辭畧云先儒嘗為爾雅貫類矣。惟爾雅中字之相同者貫而類之其名既逸其書亦亡。計於諸雅未貫也。夫爾雅為釋凡十有九。廣雅倣焉。小爾雅所廣十有三。釋名二十有七。則部置別矣。小爾雅者世稱孔鮒之筆。鮒生秦初豈及見其祖所稱爾雅。故為此小爾雅耶。然以鮒所詳皆今爾雅所畧。如爾雅釋鳥。獨畧於鳥。鮒乃廣鳥之類。是小爾雅原出於爾雅之後。斷非鮒筆明甚。第爾雅得之亦足以備遺闕。不可廢也。方言方俗之言也。弗通於六經。其雅之餘乎。獨以贍雅如子雲。積精二十有七年矣。成書止十五卷。二萬四

千餘言耳。且吳越甌閩嶺海之間，皆不能及。抑何寡陋。若是。況今所行者，又止十有三卷。且殘闕不倫。中多俗字。卽其題曰軒輶，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此何等語。而謂子雲為之。豈其投閣言以人廢書，輒中絕後之好事者，補綴蟲蝕，弗獲雅馴耶。吳韋昭曰：張揖釋名，爵位之事多非是。信然。艸木蟲魚鳥獸，又皆未釋。已非全書。而字字悉以其音還訓其義。想此公於六書必不能通。第發明爾雅亦常十五。余烏得而廢之。至於廣雅，位置弗紊。誠為爾雅外府。卽俗字盈篇，多涉途說。亦訓詁者所必資也。余為此編，壹稟爾雅，而以諸雅彙於爾雅之下。小爾雅次之。方言次之。釋名次之。廣雅終焉。若爾雅

所闕諸雅所詳，亦以義之相近彙而次其左。題曰彙雅。前編埤雅、爾雅翼於爾雅弗類也。故為後編。七者之外。劉伯莊有續爾雅，劉杳有要雅，劉廷明有方言，鮮行于世。皆弗及彙。以俟後之君子。若宋之儒有大爾雅，余不敢知矣。註爾雅者，今世所行唯郭璞、邢昺、陸佃、鄭樵而已。景純數語寥寥，能存古意。邢氏有功於郭，然詞多枝蔓。此余所以詳郭而畧邢也。德明訟有盈庭，案非老吏。漁仲寄人廡下，不出一語。農師尊信金陵，自附四目。一解不如及解，宜皆擯而不錄。然千慮一得，余間採焉。輒復妄以己意括而斷之，以系於後。夫爾雅以註六經，亦惟六經可註爾雅。余之註惟期合經，以自狡於



心而已。觀者必先觀全經，方可以讀余之註。復因余之註，以融會全經於心，亦必有皎然者。彼李軌之註，小爾雅、景純之註，方言、曹憲註廣雅，皆挂一漏十，猶弗註也。且文多疑誤，胡以註焉？故於舊註，既不能詳，又何敢畧彼釋名者，自釋之矣。無所事註矣。

六書本義十卷

明餘姚趙古則，搗謙著。始豐徐一夔序曰：古者六書之灋，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呂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呂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灋。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爲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覲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灋，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灋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

六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守。大夫士務趨簡便。曰指事爲象形者有之。曰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曰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茲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數。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撫謙。深曰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曰四聲。而曰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曰提其綱。爲圖說。曰指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譬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曰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蔣育。稻粱魚肉。莫不曰爲食也。而或不

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撫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撫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曰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俾余序之。雖然。固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曰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馮李鮑恂序曰。六書本義者。今成均典簿餘姚趙君撫



謙之所編也。其書晉論六書綱領，次論古今字體。至於末，乃作六書總論，及六書各爲一論，猶曰爲未盡。又各分爲一部，凡若干卷，且詳言之。其剖析曲盡而不遺，其引證切當而不紊。凡五騰寫，始克成編。其用功可謂至矣。自非耽古嗜學，博覽多識，參攷諸家之說，而得其奧義，焉能及此哉？予因此竊有說焉。夫六書之學，自處虧氏作易，始畫八卦，而與文實肇於此。其字，刪未之有也。及蒼頡制字，而其字始備。其義，刪未之間也。自茲且後，論六書文與字者，多有之。求得其義，則鮮有之也。矧太古日遠，俗書紛紜，出乎其間，非惟六書之義不明，而承譌踵誤，反有悖夫古者。誠可慨也。烏乎六書之學，且得

其義爲本，未有不通其義而得文字之情者。苟不得文字之情，刪莫知制作之故。旣不知制作之故，又焉足論六書者哉？今趙君輯是編而名之曰本義，其意蓋在於此。去之人，或未<sup>知</sup>之也。君季方茂，學甚力，其所造未易量測。辱不鄙棄，乃且是編介予，及人程源道來求爲之序。予老矣，舊學荒陋，深有不及之歎。弟且請之，之篤麤舉平日之所聞於人者，僭書于篇首。若夫當代諸士君子，有素精究其義者，必自能發明其說，且爲是編之重。故予深有望焉。君宜博采而廣取之可也。是爲序。洪武十有三季歲次庚申孟夏朔日，環中老人樵李鮑恂謹書。

天台林右序曰。吾聞天下之學。傳之於師者。皆不過古人之成迹也。至於成迹之外。古人所不能道。師所不能傳。將闕而弗者歟。抑將強而通之歟。闕而弗者。則非博學之士。強而通之。則喪義敗理之害起矣。是呂君子有不得之論。與其喪義而敗理。弗若淺學之弊患。故曰闕疑。然豈若顯嘖畢貫。瞭然森豪。髮遺道之爲愈哉。六藝之在天下。其失也久矣。惟書獨行。其所失者。惟書爲尤甚。漢去古未遠。揚雄班固許慎之徒。鑿焉有作。後世所尊者。惟慎而已。觀慎之說文。誠非雄固所及。然其所得者。惟象形諧聲而已。指事會意。雖閒得一二。至於轉注假借。則昧乎弗之究矣。故其穿鑿附會。強說曲解。使子

母混然駁。鬻義理亦。呂之弗明者有矣。是慎之失也。由慎。呂來。作者代起。皆不若宋之鄭樵爲偉。觀樵所著六書略證篇。象類等書。分析豪毛。排挈沈晦。亦自謂得書之奧室者矣。然考其所得。亦不過加慎假借而已。至於轉注。雖言而弗明。故其書所遺失者亦多。或呂指事爲象形。或呂諧聲爲會意者。亦有之矣。夫二公可謂屹然於千載之下者。所失若是。佗如李陽冰。徐鉉。王介甫。戴平甫。皆掇拾二公之成說者。又何論焉。烏乎。字學之不明。義理之不明也。有志之士。寧不慨然於斯乎。此趙君撫謙六書本義之所由作也。撫謙。呂卓越之資。兀坐萬山中。捐謝世事。按讀古書。潛息殫想。恍然有得。謂摩於



象形。滋於指事。廣於會意。備於諧聲。四者不足。然後假借。呂通其聲。聲又有未合。而又轉注。呂演其聲。持是六者。呂攷天下之書。不假智爲。不待斧削。而曲直上下。內外。少又之形。抑揚開闔。翕散出入之聲。奇雄雅異之觀。盈虛消長之理。皆合於自然之數。譬如衡之稱物。鎗之取景。了乎莫之遁滅。豈此得於口耳之淺哉。嚶。古人所能道。師所不能傳。而所得者在於一心也。烏乎。先王之於字書。非小事也。大而天地造化之所寓。日月星辰雲雨之流形。山川少木鳥獸之紛錯。遠而千載之上。曠而四海之外。近而一心之微。莫不於書焉。是賴。故其盛時。家傳人習。雖匹夫孺童。皆知義理之所繫。豈知世變一

降。雖博如許鄭二公。有弗盡知者乎。吾知。撝謙此書。所呂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或謂六經至朱子而后明。六書得撝謙而后著。其功稱雖大小。而用心則一。可與知者言也。

自序曰。六書何爲而作也。惟皇畀羲。繼天太極。將呂開物成務。載道傳世而作也。蓋至朴未斲。六書之理已悉具於沖漠無昧之中。粵自元氣肇分。天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懸象。云雨變化。山川流峙。與夫人物少木鳥獸之紛然。賁若者。莫非自然之書。天不能畫。於是滎河出圖。假手乎皇。蓐而六書之文興。時則有若朱襄。侯剛。從而廣之。而六書之字備。六書既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

文昭天地之理載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洋洋  
乎虞夏商周之世其道大明而司徒之職設保氏之教  
及嬴政纍興燒毀文籍李斯乘時改作家用其私程  
邈王次仲苟趨省易分隸豕行於是其道始微漢著其  
法大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呂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  
字或不正輒舉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修蒼頡法充成  
時馬援上疏論文字譌謬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  
許慎博采稽考訪之於達著爲說文後世宗之魏晉及  
唐能書者輩出但攻乎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  
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閒詔呂隸法寫六經  
於是其道盡廢其有作興之者如呂忱之字林李陽冰

之刊定徐鉉之集注徐鍇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  
之復古編鄭漁仲之六書略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  
書統倪鏜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正譌  
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未確終莫能  
明其呂指事爲象形會意爲指事既非矣至有呂轉注  
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則失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顯  
俗書害之也俗書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  
卽嘗研精覃息折衷諸家之說附呂己見俱集六書之  
義正其呂母統子呂子該母子復能母婦復孕孫生生  
相續各有次第分爲十類呂象天地生成之數著爲十  
二篇呂象一季十二月却凡三百六十呂當一棋之日



曰該萬有餘數。曰當萬物之數。其相重亦俗變者譌通之類。不能悉計。而亦不之者。又曰見世道無窮之變。凡五謄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謗乎士之爲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義之所載。所該曰後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取之設教。賢夫博文也。古則不敏。何足曰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敢不取正於有道。豈古君子尚恕其僭而取其心焉。時洪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餘姚趙古則自序。萬歷庚戌金陵焦竑以藏本付鄉人楊君貺重梓。竑有序。

離騷經參同契陰符經解義三種

皇朝安溪李光地厚菴著。江夏汪澐岵懷序曰。學辭章者必祖屈騷。而參同陰符。蓋道家兵家者流也。然子朱子於三書皆嘗有註。豈徒以其采之壯義之奧哉。夫亦近于道爾。屈之幽噎悱惻。風人之遺也。參同歌叙大易。大黃老丹經之首。而陰符窺見天地之機。儒者能弋獲而精擇之。足以啓發而贊助者多矣。安溪先生幼受三書。自少年十四。為賊所掠。囚拘楚辱。恒默背以遣日。無慮千周。為編云者。故於微辭隱義。悉能貫徹而得作者之心。常患注家之龐有所不通。而輒割裂其章句。顛倒其前後。乃援朱子之例。解經餘暇。悉為疏通箋釋。

一該萬有餘數。且當萬物之數。其相重亦俗變者。譌通之類。不能悉計。而亦不之者。又且見世道無窮之變。凡五勝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譬乎士之爲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義之所載。所該且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之設教。賢夫博文也。古則不敏。何足且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敢不取正於有道。政古君子尚恕其僭。而取其心焉。時洪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餘姚趙古則自序。萬歷庚戌金陵焦竑以藏本付鄉人楊君貺重梓。竑有序。

東村李文貞公疏證法符考同三任解人  
郭子然新纂

法符經解義三種

大易大黃老丹經之首。而陰符窺見天地之機。儒者能弋獲而精擇之。足以啓發而贊助者多矣。安溪先生幼受三書。自言年十四為賊所掠。囚拘楚辱。恒默背以遣。日無慮千周。葛編云者。故於微辭隱義。悉能貫徹。而得作者之心。常患注家之龐有所不通。而輒割裂其章句。顛倒其前後。乃援朱子之例。解經餘暇。悉為疏通箋釋。



於是三書之本義始出矣去年喪過吳門方伯楊公故  
常為屬吏而親受業於其門者凡持官持身一以先生  
為師感哲人之云六懼微言之將絕亟請所論著刻以  
傳於學者遂從其孫孝廉立侯兄得四子書註及此以  
歸次第開雕而三書先竣以余嘗側聞先生之緒論也  
屬書其端夫先生之學固已顯於今而當傳於後獨收  
拾遺書推行道脈則實後死者之責而方伯公獨能倡  
焉則其平日信道之篤感遇之深舉皆可見而承宣風  
美必以文教為先所及於人者真得師法也故不辭而  
為之叙

